

东北现代文学大系

1919-1949

张毓茂 主编

第三集

短篇小说卷

(中)

沈阳出版社

东北现代文学大系

1919—1949

第三集 短篇小说卷（中）

张毓茂 主编

白长青 选编

沈阳出版社

□朱 媿

藻

—

北行的列车在大陆上狂驰过了一段长的路程。它载着一群焦心期待着未来的前路展开的旅客们，永远那么没有过疲惫似的，不，仿佛忍耐着它的一身的疲惫似的，沿着铁轨奔向永远的前方。

秋天的风，顽皮地把从机关车喷出来的白烟吹成一条带子，长长地丢向辽远的大陆，列车已经驰过去好远了。一条灰白色的苍龙仍旧飘荡在九月的平原上。

夜来了的时候，孩子在颠簸的车行声中，从妈妈底怀里醒过来了。茫然地望了望陌生的一个个旅客的面庞，虽然并不算太黑，车里的灯却早已冷清地燃着，照着旅客的沉默。孩子知

道自己熟睡的这好些时候，妈妈和自己又已经是离开了营口那个海雾蒙蒙的码头了。

——妈妈，冷呢！

推了推妈妈的手，妈妈失神地摸着孩子的脸，孩子的脸更瘦瘪了。从降世的时候就失却了必要的营养，而且从孩子生落到这个世界上之后，又正好在妈妈全生命中是个最不幸的阶段，在这样不良的阴暗的犄角里长起来的小生物，这又怎能怪那么瘦瘪呢？

听着孩子的可怜的告诉，真的，妈妈也觉得有些冷起来了。本来妈妈打算那时从小包袱里找出点什么来给孩子穿上，可是，马上自己的神经告诉给自己，那个包袱已经在营口的码头上为强横的那个汉子给夺取去了。除那个包袱之外，就只有自己和孩子身上的几件衣服，又怎么能来解救这个寒冷的夜晚呢？

——孩子，冷么？等妈解开怀，到妈怀里来暖和暖和吧！

妈妈对那个强横的汉子并没有怨恨或是咒骂，妈妈仅仅愿意赶快能忘掉他，忘掉这么一个怪使人不快活的影子，妈妈是不愿意拿什么污秽的言语来向他的，因为妈妈觉得那样做的话是有违背一个善良的女人的约章的。

孩子钻进了贴身于妈妈内衣的怀里，温暖使这个小孩又高兴地从有一点污暗的玻璃窗向外边张望着，张望着黑色的墨一样的夜色中，飞动着白昼看不见的一点一点的煤屑的火星……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呵！

妈妈仍然失神地想着一些问题，一些苦恼了妈妈这么久的问题。到了小城之后马上就会找到他吗？假如一时找不到呢？佣工？讨饭？那完全好办。可是，若始终找不到呢？自己这么一个连大门都没有走出一歩的女人可怎么来应付以后的日子呢？

孩子呢？孩子岁数又小。也许，也许自己和孩子的命运注定是该饿死到满洲这块新土地上了吧！……

妈妈仔细想了想，觉得前路并不会那样狭窄。从前也听人说过满洲这块地方的土地是海水一样的扩张着待人耕种，就是拣着别人家放弃的垅头和道边，种种也够几口人活的。那么，妈妈有手，有力气，又怕的是什么呢？

接着又想到明天早晨和明天晚上这两次旅途中的饭食问题，却不容不使妈妈为难起来了，简直把妈妈难倒了。手中仅有的这两块钱能当得了什么呢？傍晚的时候给孩子买一小口袋饼干，就化去了五角，像那样只装有五六块的小口袋饼干，就是孩子自己吃十个也不会饱的。而且，自己也是要饿的呀！

妈妈觉得从敞开了的衣襟子那里吹进来了凉气，轻轻地打了一个寒噤，然后用手赶紧掩了一掩衣裳。

——妈妈，我又饿了。

——饿了，明天妈给你买东西吃，好好睡一觉吧！

——睡觉？饿了，我也睡不着啊！

——好孩子听妈妈话，睡吧！明天，天一亮，妈妈就给你买东西吃了呵！

孩子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长时间看着车窗让孩子也看腻了。永远是一抹黑黑的窗子外，飞动着点点的火星，孩子呆呆地想，满洲这地方真和家乡不同了呵。坐家乡的大车上为什么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窗子，这样萤火虫一样的火星呢？

终于，孩子在妈妈的拥抱里又睡去了。

丢下了妈妈自己醒着，妈妈想睡也睡不着的。妈妈怕孩子受了风寒，紧紧地用两只手搂抱着怀里的孩子，一任凉风不断的向妈妈的怀里侵袭着，妈妈睁着眼睛挨着这个冗长的暗夜。

夜，在车窗外，有如一面青纱似地向地平线上落下来。车笛锐叫了一声，也许是经过了道路的叉口或是桥梁吧！列车也随着轻轻地摇动了一次，马上又载着轮音继续向不断的前路驰去了。

二

——妈妈！我饿呀！我饿呀！

妈妈怕到的明天，怕见的明日早晨，又为新的旅途的展开悄悄地给捎来了。妈妈为混乱起来的人语惊醒过来，日出前的景物已经那么清丽地铺在车窗外了。不充足的睡眠，使妈妈头有一点发晕，妈妈却不顾及这一点点自身的苦痛，赶紧打开了衣襟看一看怀里的孩子。

孩子不知是什么时候已经张开了眼睛了。第一句话就向着妈妈提出了一夜不会忘记的妈妈的诺言。

——妈妈！给我买饼干哪！

——饼干，哦！好的。等今天晚上找到你爸爸，我会多多的给你买一大包子饼干的，好孩子……

——不，不么。妈妈！我饿呀！

——要听妈妈的话呀！好孩子。你看那个小河边上的白色的羊羔有多么好玩呀！那一片红色的树林子你看红得有多么好看呢！……

妈妈无力地指着窗子，诱动着孩子的思维。

——妈妈！我饿呀！我饿呀！

显然地，孩子是完全拒绝了妈妈的欺骗自己的谎话而不听

信了。孩子仅觉得肚子里饿得难受，就像有什么吸着肚皮似的，肚子里呼噜呼噜的鸣叫着，孩子实在没有法子再听信妈妈的话去忍耐了。

——妈妈！我饿呀！妈妈！

摇撼着妈妈的肩，孩子望着冷冷的妈妈的面色，禁不住大声地哭叫起来。

——妈妈！……

——孩子，妈妈也是饿的呀！

——妈妈也饿，为什么不买饼干吃呀！

——是的，为什么不买饼干吃呢？可是……

妈妈再没有法子支吾下去了。拍着孩子的头顶，妈妈如同在向孩子诉苦似的，用两颊交换慰贴着孩子的前额竟也哽咽着了。妈妈静静地计算着送过去的行程，已经是两个整天没有食物送到嘴里去了。妈妈觉得饿又能去告诉给谁呢？向谁乞救呢？妈妈都是为了些什么呢？妈妈这样把自己试验着临受于无限的苦难里为了什么呢？

妈妈越想，越有点茫然起来。

孩子毕竟是孩子呵！孩子并不懂得妈妈的意思，等妈妈擦干了眼泪，孩子早已丢开哭的情绪了。

——妈妈，卖饼干的，卖饼干的。

孩子向着由车口走过来的小贩指叫着，提着篮子的车上小贩，吆喝着什么听不清楚的声音走到这里又走到那里，篮子里满盛着红色的黄色的纸包。

妈妈邻座的老客人，正一边嚼着一包饼干片似的东西，不平似的自语着：

——多贵，六片就五角钱。……

妈妈虽然也知道车上的东西是这样昂贵,可是无论如何,为了孩子是应该支付一点大的牺牲的。妈妈把仅有的财产分出来了一半,用壹元钱的代价买了两袋饼干。一袋是黄色的,一袋是红色的。饼干包装在一层薄薄的带有彩色的玻璃纸袋里。

——孩子,你吃吧!

孩子握着饼干,涂着泪的记号的污黑了的脸上透着笑意了。

——妈妈,你也吃!

用小手从纸袋里拿出了一片饼干送到了妈妈的嘴边,妈妈轻巧地躲开了。

——不,妈不吃。你吃吧!

——妈妈不是说也是饿的吗?

妈妈听着孩子的天真的发问,眼睛里重复地浸润起晶莹的泪水了。妈妈感到这孩子的存在是生命里仅有的温暖,孩子是妈妈的生命之天宇里的一颗星星。

妈妈吻着孩子的脸。

——孩子,妈妈饿是不吃这个的。

——妈妈饿了吃什么呢?

——哦,妈妈饿了就那么的。……

妈妈迎着透过通气口的窗子,张开嘴吸入了一口凉气。

——这就不会饿了。

孩子愣愣地望着妈妈的眼睛,忘掉了手里还拿着饼干,饼干是用来解饿的。

——就那么的,就不饿了。

孩子学着妈妈,也吸入了一口凉气。

——不,你是小孩子,你得吃饼干来解饿的。你怎么忘了吃了呢?

妈妈把脸转向窗子外，太阳已经从一带林梢上升起来了。金红色的光芒，没有规律的强烈地投在草原上、河堤上、进行着的列车上、妈妈的脸上。

妈妈觉到了光的灼热。

——我，该是见着你的时候了。

希望在妈妈的眼前炫耀起来。有如早晨的阳光一样，使妈妈的眼睛有点发花，虽然是幸福的预想，可毕竟是不易捕捉的渺茫的希望呵！

三

第三天的正午，列车曾经在北方的一个小站停了一分钟。这小站的荒凉是更甚于这个季节的。一堆堆腐烂了的白杨树的叶子在站台上打着转，候车室前为风雨剥蚀尽了的山墙上露出了古老的站名：巴堡。在站台上稀疏地站着铁路的职员们来迎接来的旅客，就在不满十个人的降车人之中，妈妈和孩子混在这人群里从列车上走下来了。

无论这小站会遗给人以如何荒凉的感触，还是如何在远来的旅人的心上轻轻给敷上了一层凉剂。妈妈看着这小站的一切，脸上静静地流动着胜利的微笑。因为妈妈终于是勇敢地挨过了这个长的旅程、长的饥馑和长的苦难，都为妈妈所克服去了。人生果然是一场不断的斗争的话，妈妈可称得起是一个忠实于自己的卫士吧！

妈妈领着孩子走出了车站，和藹地，妈妈向走在身旁的一个老年人问着：

——上巴堡的镇上去不远了么？

老年人打量一下妈妈的样子。

——不远啦！前面的那排房子就是小镇的街。你们是到哪儿去的呀！

妈妈想了想，这话应当怎么说呢？照实说出来又怪不好意思的，可是，自己又确实想打听一下自己男人的消息，也许这老年人会知道。

——哦，我们是找人的。

——找谁呀？

——是找姜德明。

——姜德明？你们是什么关系呢？

——姜德明就是我们孩子的爸爸。

妈妈真有点不好意思了。

——姜德明这个人好像很熟，可是，又想不起来……

——是和您认识吗？您知道他在哪儿？

——那……

老年人歪着脑袋想了一想，终于晃了晃头那意思就是说已经想不出了。

这样一问一答的，妈妈已经和老年人走进到小镇的中街上了。这小镇的住户也许不算少，可是，并不那么热闹，就有如一颗死去了的星颗，悄悄地落在了兴安岭余脉的荒原上。几家店铺的屋檐下寂寞地晃动着褪了颜色的布幌子，街上散乱的走着扎着腰带子的庄稼人……

走在街路的中央，老年人突然止住了步。

——你们到这个小店打听打听吧！过往的人他们差不多都认识。

妈妈谢过了老年人，就这样领着孩子走近了挂着花幌的小店。这小店并没有什么金字扁额，门旁一条写着字号的木板已经为冬日的煤烟熏得黑黑的了，什么也辨识不出。

局促地，妈妈逡巡于这小店的门口，屡次打算推开门进去问一问，可是，又始终觉得有些不大方便，而且，这话又如何说起呢？于是，妈妈愈是烦思，就愈脚步不停地踟蹰于这小店的门外。不久，一扇风门推开了，有一个中年的汉子走出来，向妈妈打量了一下，脸上冷冷的向妈妈问起话来：

——你到这儿来找谁呀？

妈妈满脸赔笑地：

——我是从关里家来的。来找我们孩子的爸爸，他叫姜德明。

——姜德明？没有这么一个人哪！

——没有？他是个买卖人。

中年的汉子沉思了一下。

——你到柜房去问问吧！我实在想不起来，也许因为我来的日子太短，我不知道。

这回，妈妈冒着最大的勇气，启开了房门，经过了低矮的门限，里面是三间房子的大堂通屋子。屋子里边也没有很多的人，妈妈领着孩子走到炕头放着钱桌子的地方，向一个坐着正吸着旱烟袋的约摸有四十左右岁的男人开始了茫然的发问：

——您知道姜德明这个人吗？

——啊？姜德明？

黄色的眼珠子转了一转，然后，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你是他什么人哪！

——我是……他是我们孩子的爸爸，您可是知道他现在在

什么地方吗？

——这，这得等我想想。

妈妈看着那混浊的眼珠子，感到了与码头上的汉子同样的生有不可解说的厌腻。但却为了求问自己的丈夫的下落，又不能不屈就一点人家。

——求您好好想想看，他到底在哪里呢？我是大老远领着孩子跑到这儿来的，真不是容易事呀！若是找不到他，我也就不能回去了……

黄色的眼珠子，也像很同情妈妈的话似的。

——哦。当然，我好好想想看……姜德明，听说过这么一个人名呀！

吸了一口，烟灭了。又重新擦着了一枝火柴。

——是啦！他是个做买卖的吧！以后，他怎么的来呢？是遇着点什么事儿，也不知怎么的以后就总也没有消息。

——你说，他就在这个镇上做买卖来的么？

——可不是怎么的。那时候，买卖还不错呢！

虽然多少得知了一点消息，但这消息给妈妈带来了多么不祥的征兆啊！人家的传说大概是不会错的吧！于是妈妈竟痴立在地下，幻想着暗黑的监房，冰冷的生活，痛苦的日子……

——坐下吧！和孩子上炕暖和暖和吧！

妈妈也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巴堡也找到了，人的消息也打听到了，这一切的安排都好像是不可抗拒的命运，若果真是命运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妈妈看看孩子，想哭，又不能哭。

——这么办吧？你这位掌柜的既然好心，我打算在这里能多住几天再探听一探听消息。不过，我也掏不出店钱饭钱了。我

可以给店里做饭，乞求您能收留我们母子两个人，那就感恩不尽了。

眼珠子又着实转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也可以，人还有见死不救的吗？你们就先住在这儿吧！我姓黄，有事找我黄掌柜的就得啦！

妈妈谢了又谢，就在这儿住下了。

四

从到这里那天以后，妈妈履行了最初的约言：白天给店里做三顿饭，用来弥补自己和孩子的店钱与饭钱，孩子仿佛也接受了这种必然的运命，从来也没有像在家时扰乱过妈妈的工作。

夜里呢？这店里可就是妈妈一个女人哪！住在黄掌柜的里屋的外间小炕上，虽然，离着外边的一般旅客们远了一些，但是，妈妈的戒心并不因此而有一点松懈。差不多每天晚上，妈妈都是坐着假寐，再不就是合着衣裳躺下睡，睡的时间也非常短。不等大家起来的时候，妈妈已经自个儿到外屋烧起火来了。

可是，有一天。

已经过了烧火的时候，也不见有妈妈的影子出来做饭。后来，黄掌柜的走出来，说是妈妈病倒了，还是让老更夫先代替做几顿饭吧！

谣传，由是散布满了这个小店和这个小镇。据说，妈妈已经嫁给黄掌柜的做太太了，而且，还要大办一下喜事呢！

又有的说：黄掌柜的强奸了妈妈……

也有的说：黄掌柜的向妈妈求婚，妈妈不但没有答应，反

倒破口大骂了一顿。因为这个黄掌柜的也激起了火，非要他答应不可，若不然就……

有的说……

一天，两天，谣言的势力仍然繁殖不已的时候，一桩新的事情在这个小店里发生了。

首先，是黄掌柜的听说受伤了。请了远地方的西医大夫来给医治，这小地方向来没有被西医大夫照顾过，所以西医大夫一走进这条小街，大家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次，是当天的下午吧，由当地的警察把妈妈和孩子完全抓走了。而且，只问了几句话，就送上了火车载往了县城。

大家依旧猜不透是怎么一码子事。

不过，妈妈一定与黄掌柜的受伤有重大的关联。要不然为什么要抓走呢？

五

妈妈昏昏地和孩子们都被解送到了县城。

当天，在一所比较很大的衙门里过了一次堂。上面的官说妈妈是犯了伤害罪，因为打伤了黄掌柜的。问妈妈有这件事情没有，妈妈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的哽塞着。然后，就失声的哭了。

随后，就把妈妈自己关进了铁栏子。

妈妈停止了哭泣之后，一只手攀着黑色的粗粗的铁窗格子：

——你们不能呵，你们不能……

——我们是无罪的，我们是无罪的……

——我的孩子呵！

可是，到夜里，妈妈的嗓子终于哑下来了。妈妈望尽每一个黄昏，每一个黎明，妈妈想起了耻辱的渤海，饥馑的大陆，和残暴与淫虐，仿佛都不啻是昨日的事情似的。过去的，终于是过去了，徒然追悔又当得了什么呢？

由是，妈妈乃更热烈的期待起未来日子。

康德十一年二月，新京

（选自短篇小说集《樱》，长春国民图书公司 1944 年）

大黑龙江的忧郁

一

妈妈又习惯地站在舷板上，倚着一排灰白色的栏杆，凝瞩目眇的江水了。

隔着茫茫的江水，对岸就是一片广漠的土地，有的是数不清的涂染着各样彩色的家舍和村落，也有的是全然没有经过开垦的原始的草原和起起伏伏的岭岗……

静静的，妈妈的眼角上淌出了泪珠。但是，妈妈的脸上如同

这样塞上的天色一样冷漠而严肃，就仿佛不是从妈妈的心里涌出来的泪水似的，妈妈仿佛不觉得这船是逆着黑龙江正向前进，更不知道这傍晚时分的江风对于一个肺病的患者是最有害的。

望着无语的江水，妈妈是一尊大理石的塑像呵！

谁能真的爬进妈妈的心呢？

无论卢丽多么聪明，无论卢丽比别人多晓得了多少事务，卢丽可毕竟是年岁还小啊！今年才十六岁，十六岁的小女孩子又能懂得些什么呢？她猜不出妈妈的悲哀，妈妈呢？又不肯轻易把这悲哀交付给年轻的孩子。

卢丽怔怔地向着妈妈的脸上看，然后，替妈妈拭净了眼角堆积着的泪珠。

妈妈俯着身子吻卢丽的金黄色的发梢了。

这时候，黄昏浓郁地展开在江上，一片乳白色的江上的雾飞起来，就好像锁起这江上的夜境似的，再看不见先时看过的一带红色的、赭色的、绿色的花岗石堆砌成的围墙，和牛羊走回去的转着风圈的牧场了。

夜来了。

妈妈的心上失掉子一面窗子。

二

妈妈今夜失眠了。

船艏尽头的食堂那边，又有人高声叫唤着厨娘的名字，间或夹杂有猥亵的笑语，和猜着拳的酒醉时候的呼号，这些，把宜于安息的船上的秩序给混乱了。

特别是妈妈这样神经质的病患者，早驱走了应有的睡眠。妈妈从纱窗口望着外边的夜色，起始觉得这个夜很美，无论是黑沉沉的天空，或是一条窄细得像豆芽似的下弦月，岸上模模糊糊的山壁，都使妈妈增强了从没有过的爱好。妈妈听着水波击着船舷的清脆的音响，妈妈又记起了好多年没有机会跳了的《加尔登》、《西班牙之夜》，这好多迷惑人的豪华的旋律，妈妈真羡慕那些个风似的溜走了的热情的日子，妈妈的可怜的记忆使妈妈年轻了许多。

卢丽躺在睡铺上睡去了。妈妈索性推开了窗子，把头从窗口探出去，一任将近子夜的风吹乱了妈妈的夹杂有银丝的头发，妈妈爱这种冷清的感觉呵！

船行在浅夜的江上，机轮拖起一条长长的白色的水波，把熟睡在沙洲上的水鸟给惊起了，沿着黑莽莽的江流飞回着，又落下去。

下弦月昏黄在远山上，星子变成无数只恶魔的眼睛，狰狞地眨动着。

妈妈感受到一种力量的威胁了。望望天，望望星星，望望江水，记忆有如耳语似的，悄悄地贴近了妈妈的身旁，悄悄地溜进了妈妈的空洞着的心。

——说出来吧！重复温抚一下也是好的呀！

——怕什么呢？这里谁也没有，谁也不会知道。

——而且，青春是多么可爱呵！

.....

妈妈没有勇气再听下去，妈妈觉到了整个身体的沉笨，重重的有什么压上了胸窝，使妈妈喘不过气来。

可是，破旧了的希望又是什么呢？妈妈想。但是，想不出